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九年

第一一〇三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103/Rev.1).....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98).....	1

例 言

凡有關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一百零三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後六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劉鐸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玻利維亞、巴西、中國、捷克斯拉夫、法蘭西、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S/Agenda/1103/Rev.1)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98)。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98)

一. 主席：根據理事會從前在審議本項目時採取的決定，我將在理事會同意下邀請賽普勒斯、土耳其及希臘代表參加討論。

應主席請 *Mr. S. Rossides* (賽普勒斯)、*Mr. O. Eralp* (土耳其) 及 *Mr. D. S. Bitsios* (希臘) 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安全理事會此次會議係應賽普勒斯常任代表的緊急請求在匆促通知後召開的。他的來函業以文件 S/5598¹ 分發，現在在理事會各位理事面前。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三. 理事會將先聽取秘書長的報告，我現在請他發言。

四. 秘書長：大家會記得我在昨天，三月十二日，向理事會的報告書¹ [S/5593] 裏曾表示我自信聯合國駐賽普勒斯維持和平軍不久將可成立，我也表示希望不久就能報告一些積極的發展情形。所以我現在能向理事會報告該軍目前正在實際組設中，使我極為欣慰。關於提供部隊的事，自昨晚深夜以來在我曾經接洽過的各國政府中已獲得三國政府堅決正式地保證可提供此等部隊。這三國政府是加拿大、愛爾蘭及瑞典。至於這三國政府分別說明的條件及先決問題或者業已辦到或者在我看來是能以應付的。我還可補充說，關於部隊問題還有其他令人樂觀的情形。所以在此種情勢下，我現在可以向理事會說，該軍不久即可設立，其中若干部隊不久即可遣往賽普勒斯部署起來。確實說，有幾位加拿大軍官當晚即可首途赴賽普勒斯。

五. 今晨我由土耳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接到一件來文，業以理事會文件之一 [S/5596]¹ 分發。我立即請那位代表向土耳其政府表達我的關切之意，並請土耳其政府竭力自制。對他的來文之正式答覆也已送出。

六. 理事會也知悉我已自數國政府獲得經費的認捐，此項捐助可確保聯合國駐賽普勒斯維持和平軍得到財政上的支援。我非常感激所有這些政府迅速和慷慨的反應。

七. *Mr. ROSSIDES* (賽普勒斯)：賽普勒斯政府已請求召開此次會議，理由是我們已面臨迄今最為嚴重的進攻賽普勒斯的威脅，威脅的方式就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致送賽普勒斯政府的正式節略 [S/5596, 附件]，在節略中專橫地要求賽普勒斯政府立即辦理若干事項，如不照辦，土耳其政府聲稱將行使它自稱有的以武力干涉賽普勒斯內政的權利。

八. 節略中稱這與聯合國軍的遲延派遣無關，而與賽普勒斯的實際情勢有關，土耳其並且故意以如此不真實及如此與事實相反的措辭來描述實際的情勢，

以致使我回憶到——我雖然充分尊重土耳其政府，可是我恐怕非這樣說不可——希特勒曾經發表的謊越大越容易使人相信的理論之難以想像的荒謬。我祇能認為這就是土耳其政府在此處提出此事的動機——就是根據此事土耳其政府纔主張它有權干涉賽普勒斯，而且正用各種方式以干涉相威脅。

九. 雖有此項節略，可是要不是節略發出以後的情況非常明顯地證明土耳其的意圖一向是而且就是進攻賽普勒斯的話，賽普勒斯代表團可能不會請求今夜召開此次會議。我恐怕這項意圖就是在今夜進攻賽普勒斯。倘若不是今夜進攻，就是別的時候進攻——但目標就是進攻賽普勒斯，因為它相信唯有經由進攻纔能達到分治的邪惡目標。

一〇. 也許現在人們纔了解分治是不可能的。任何通情達理的人都了解，無論分治曾實行於何處都已證明它是最有破壞性的政策，實行於賽普勒斯更不可思議，因為在此小島上人民散佈各處，要實行分治非要用武力遷移人口不可，這將引起各種悲慘的情形。而且在分治之後，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更大的鬭爭、更多的仇恨、更深的分裂和更多的流血，以致對該島的和平、希臘與土耳其的關係以及地中海的情勢，造成更大的威脅。

一一. 因此，人們已經——十分正確地——了解，分治是不能夠實現的。安全理事會〔第一一〇二次會議〕通過的決議案〔S/5574〕² 使此事非常明顯。

一二. 我現在要敘述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以後發生的事情，以指出土耳其政府的此等行動、它的宣言、自決議案通過後經由其代理人所採的行動，以及使理事會各位理事今晚來此開會的最近行動等等背後的真相。

一三. 根據路透社，在發出節略以後，土耳其總理在一個黨的會議上曾說，他將等到當天晚上，“倘如我們的條件得不到島上希臘人的反應，我便要派兵登陸”。因此，如果今晚未曾要求理事會召開會議，就早已把一項極巨大的責任加給賽普勒斯政府和代表它的本人了。賽普勒斯面臨使用武力的明顯威脅，而且鑒於武力行動的可怖後果：流血、戰鬪等等，我們不能不要求今晚開會。我可以告訴理事會說，此刻每一個賽普勒斯人都要為他本國的領土完整戰鬪到最後一人。

² 同上。

政府決心保衛賽普勒斯的完整，在它四千年的悠久歷史中，它一直是一個單一的整體。

一四. 因此，我們今晚來到此處揭穿土耳其的政策之背後的全部陰謀。

一五. 我願提及必須召開此次會議的另一項因素。我已和賽普勒斯代理外交部長 Mrs. Soulioti 通過電話，她說她已發出賽普勒斯政府致土耳其政府的節略，以答覆土耳其的節略。土耳其駐賽普勒斯大使不接受此節略。所以，她讀給他聽，但他聽了以後仍拒絕接受。此種專橫的方法——我不再重覆它使人回憶起甚麼；我已經說過了——需要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

一六. 讓我們看一看土耳其今天分發的函件，節略就附在函件裏。土耳其代表和土耳其外交部長堅稱，自決議案通過後，賽普勒斯政府即以消滅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口為目的進行迫害土耳其人——他們稱之為屠殺土耳其人。據稱，由於賽普勒斯政府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決議案通過後，並且自從那時以後立即採取之行動，使土耳其人有被絕滅的危險。

一七. 事實如何？這些事實是美國合眾社駐賽普勒斯記者所報導的，該社不能認為偏袒賽普勒斯的觀點。所報導的事實是：在決議案通過後兩天之內，環境是安靜的。這段時間消磨於對決議案提出不同的解釋：賽普勒斯說它完全支持賽普勒斯所擁護的原則，土耳其則說：“是的，它也保證土耳其的要求”。雙方似乎都十分滿足。但在第三天，即星期六，發生了甚麼事？我們聽到土耳其外交部長說——這完全違反決議案的精神——解決賽普勒斯問題的唯一途徑便是用遷徙人口的方法實行分治和聯邦；他補充說，其他解決途徑都不能接受。如我所說，這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全部概念，決議案要求的是指定一位調停人為雙方調停和覓求解決途徑。土耳其政府說，“我們要經由人口的遷徙實行聯邦”，它這樣說就是要排除任何談判、任何調停。

一八. 說到這裏，我願澄清“聯邦”及“分治”的意義。在此次事件上所用的名辭是“聯邦”，因為它較“分治”好聽，但意義完全相同。就它的正當意義言，聯邦是一個統一的運動、一個積極的運動。例如在瑞士各州原係不同的國家，互相對立，而且有時彼此交戰；最後，當世界的發展趨向和平及了解時，它們聯合起來構成一個聯邦。與此完全不同的是強迫幾乎分散在全

島各地一向共同生活的人民遷徙並構成島上不同的部分，拆散成不同的單位，然後說：“讓我們現在結成聯邦吧！”用一個粗淺的比喻說，它就像下面兩種不同的事：拿兩個花瓶把它們連結在一起，這就是聯邦；拿一個花瓶，把它打碎成兩塊，然後說：“現在我們已經把花瓶打碎了，讓我們把它結成聯邦吧！”

一九．當它真正的意圖是分治時竟說是聯邦，這是多麼的幼稚。自然，要求分治並不是爲了保護土耳其少數的權利，它們因此將遭受更大的困苦——土耳其人民、土耳其多數也是如此，因爲沿着邊界線衝突和戰鬪更多，災難也許更大——反之，要求分治是爲了達到土耳其政府心中的目標——兼併。所以，這真正是一項以分治和兼併爲目的的擴張主義及激烈愛國主義政策，這項政策自然祇顧到目前對土耳其內政可能有所助益的方面，但從長遠處看全無助益，因爲它違反所有道德原則及世界上所有的團結與合作的觀念。

二〇．他們現在說賽普勒斯政府已進行屠殺土耳其人。但發生了甚麼？在兩天之內，一切都很安靜。在第三天，土耳其人——土耳其恐怖分子——在巴福斯發動了預謀的攻擊，一個使用機關槍和重武器的攻擊，從一個回教寺院的塔尖上射擊那個星期六正無辜地爲週末買物的人們。那次出擊的結果是七個希臘人被殺，三十八人受傷，兩百多人被捉作人質，土耳其人方面沒有傷亡，而且在那次事件中未對土耳其人作任何報復。

二一．這甚至不算是一項攻擊，它甚至不是戰士之間的衝突。它是一項謀殺性的無端的攻擊，而發動它的人現在自稱是受害人。這項攻擊發生於三月四日的決議案產生了安撫性的效果以後；在這項攻擊中——我重覆說——七個希臘人被殺，三十八人受傷，兩百多人被捉作人質，而他們沒有作任何挑釁或報復。

二二．我願利用這機會說，像一個回教寺院的尖塔那樣神聖的處所——一個爲一切人 不論他們的宗教爲何，都尊崇的處所，因爲它是奉獻給上帝的宗教建築——竟未用來爲上帝服務，而用於另一種服務——殺害人命，目睹這種情形多麼令人遺憾和難過。我們非常遺憾地目睹這一褻瀆神聖的行動，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軍隊必須攻擊該中心以保護市內的其餘人民，因爲伏擊發射來自該處。因爲第二天，星期日上午，從塔尖上又有零星的射擊，政府軍隊不如此又該怎麼辦？

二三．我剛纔聽到一位極受人尊敬的朋友質問，何以賽普勒斯政府不採取行動，恢復賽普勒斯的法律和秩序。我十分同意他的話：恢復法律和秩序是賽普勒斯政府的職責。這是理事會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決議案的一部分，其中正文第二段

“請負有維持並恢復法律及秩序責任之賽普勒斯政府採取所有必要額外措施以制止賽普勒斯之暴亂及流血。”

因此，我請問各位：鑒於賽普勒斯政府對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固有責任，以及面臨安全理事會請它採取額外措施以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此項要求，它應該怎樣做？當它看見七個人被殺，三十八個人受傷，和來自塔尖的伏擊繼續不停時，它應該怎樣做？除了派遣軍隊制止伏擊和射擊，佔據破壞中心並制止破壞以外，任何合理的政府應該怎樣做？

二四．這就是他們做的事。他們開進來。他們必須射擊，這是當然的；但在攻佔所有那些中心點時盡可能將傷亡減至最低限度；當攻佔其他中心點就要發生流血情形而且婦女兒童將遭受犧牲時，他們未曾前進一步。

二五．因此，法律和秩序如果不完全存在時，那是由於賽普勒斯政府因爲環境關係未能以它的全部軍隊去保障法律和秩序；我們希望當聯合國部隊抵達該處後，賽普勒斯政府在聯合國部隊的協助下就更容易、更可能地依照它的責任建立和平與秩序了。

二六．那末，這怎麼能稱爲屠殺呢？我們也許最好稱它爲屠殺，但乃是土耳其人屠殺賽普勒斯的希臘人。而且，讓我來更正我自己，我不應該說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因爲我們尊重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把他們當作人口的一部分。我應該說它是極端分子的屠殺，他們一時在土耳其人口中佔上風，並且在外界的嗾使下——我用不着提嗾使來自何處；這十分明顯——正以此種方式做這些事情，以便推動分治的觀念。

二七．其次有一種情事可能使土耳其有權利或理由致送此節略並以干涉賽普勒斯相威脅，那就是在Limassol區離巴福斯有相當距離的一個村莊叫Mallia的地方有了糾紛。那裏發生了一些糾紛，於是安全部隊加以干涉。他們兵不血刃地解除了村中人民的武裝——祇有兩人受輕傷——使Mallia恢復了和平及安寧。在Kazaphani地方，曾準備戰鬪的土耳其人放棄了他們的武器，沒有任何傷亡就把他們解除武裝。那

末，解除人民的武裝和人民願意繳出他們的武器確實說並不是使任何人不愉快的事；反之，考慮到武器繳出以後情狀完全平靜一點，他們把武器放棄應該是值得欣慰的事。

二八．這就是自從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通過決議案以來發生在賽普勒斯的事件，這些事件我已說過使希臘人而非使土耳其人造成傷亡。可是我們收到的這個文件敘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個關於“屠殺”和“殲滅”的故事，它自然沒有提及任何數字或地名，祇使用了些空洞的字句，這些字句也許影響了那些對情勢不甚清楚的人們。

二九．也許有人想知道爲甚麼土耳其採取此種態度。這非常簡單，的確非常簡單。就是爲了找一個藉口。土耳其不滿意事態的轉趨平靜——決議案通過後確實平靜——因此他們想打破此種平靜，制止決議案通過後趨於平復創傷及和解的此種行動。他們必須採取一些強烈的行動以便鼓動糾紛，所以他們在巴福斯發動了糾紛。

三〇．可是，那終於失敗了，因爲他們未能分割此城市。他們的目標是從事戰鬪，將此城市分割爲二，於是當聯合國來到那裏時可能發現巴福斯已分割了，尼古西亞也分割了。當他們未能分割 Limassol 以後，他們企圖在別處採取一些行動。那失敗了，因爲人民不願再戰鬪了，於是他們必須採取一些有力的行動以製造糾紛和進攻該島。這就是全部經過的目的：打開進攻的途徑，這可由我的陳述中看得很清楚。

三一．現在土耳其政府說，依照擔保條約，它有權干涉賽普勒斯。這是必須予以密切檢討的問題，因爲它是全部問題的根本。在我面前的擔保條約首先擔保賽普勒斯的領土完整和獨立及憲法的基本條款。因此，任何干涉——我暫時撇開干涉應以武力或和平方式進行的問題——應在遇有違犯此條約的條款時進行。在目前賽普勒斯的事件上，除了土耳其以外，無人侵犯賽普勒斯的獨立與完整。所以，土耳其不能爲了保障賽普勒斯的獨立與完整進行干涉，然而它正威脅着要這樣做。也沒有發生任何違犯憲法的情事，我敬請任何人指出曾有此種情事發生。

三二．總統所提議的就是談判，目的在於修正憲法中行不通和有離間性的規定。因此，根據擔保條約沒有進行干涉的理由。我想明白指出，根據擔保條約祇有兩個理由可進行干涉：領土完整及獨立遭受威

脅——除來自土耳其的威脅外毫無其他威脅，以及違犯憲法——毫無此種情事。土耳其曾說，爲了保護賽普勒斯的土耳其少數，它有權根據擔保條約加以干涉。我暫時撇開不談土耳其的干涉或土耳其對賽普勒斯的干涉，結果是否真正保護了還是摧毀了土耳其少數，但我要指出條約中並未賦與藉口保護任何一部分人進行干涉的權利。所以，土耳其如主張根據擔保條約有權干涉以保護少數，它的前提就錯了。倘若它主張根據國際法的其他規定有是項權利，那末讓土耳其提出該種規定來。但條約中並無一處提到保護或袒護任何一部分人，也無任何條款涉及人民中的不同部分。它祇規定了這兩個理由。

三三．我現在談到其次一點；以便證明土耳其主張有干預賽普勒斯之權並無任何法律根據。擔保條約³第四條明白地說：“如有違反本條約之規定時”——我已說過此種規定是甚麼——三個擔保國“擔允共同磋商”。爲甚麼去磋商？爲了提出“抗議”或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此種規定之遵守”。因此，任何干涉的權利就是提出“抗議”或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此種規定之遵守”，即對領土完整與獨立及對憲法的尊重。條約接着說：“如共同或一致行動證明不可能時”——此處“行動”一詞係指上述的行動。此種行動是甚麼？此種行動就是“抗議”或採取“必要措施”。這就是行動，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行動了。倘若不能一致採取此種行動時，那末“三擔保國各自保留以恢復本條約造成之事態爲唯一目的而採取行動之權利”。所以，片面行動不可能與一致行動有所不同，而一致行動即係提出抗議或採取必要措施。

三四．於是，此種抗議或措施祇可利用和平的方式。這就是適當的解釋，尤其是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明白規定各會員國有義務尊重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與獨立。因此，如以適當的方式解釋該條款，他們就無權憑藉該條款以武力干涉賽普勒斯。但是它們如以任何其他方式解釋該條款——例如解釋條約第四條爲賦與它們以武力干涉的權利——那末根據憲章，該條款本身即無效，由於憲章第一百零三條特別規定，會員國在憲章下的義務優先於它們在任何其他國際協定——如同此擔保條約——下所負的義務。

三五．而且——這就是我要強調的——超出此種非常明顯的考慮之外，國際法院無需調查此等事件，因

³ 參閱聯合國“條約彙編”，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五四七五號。

爲我們有了憲章。倘若爲了解釋憲章中的任何條款，例如第一百零三條，我們非到國際法院去不可，那末我們每天都得去那裏，因爲沒有一天我們用不着去解釋憲章中的明白規定。這就是憲章中可能作出的最明白的規定：在憲章之下的義務優先於國際協定的義務。我要明白地強調並使土耳其政府了解，倘若它要依法行動，它就無權以武力干涉賽普勒斯。

三六．然後我們來談理事會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決議案，它使這一點非常明顯。它提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尼古西亞簽訂條約各當事國的立場。此等立場是甚麼？賽普勒斯所持的立場是，此條項不得解釋爲賦與用武力干涉的權利。決議案接着說：

“鑒於聯合國憲章之有關規定”——與前項，擔保條約有關——“及其第二條第四項之原文：‘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一．促請所有會員國”——因此，促請土耳其——“遵守其在聯合國憲章下所負義務”——所指義務即前項明白敘述的義務——“勿採足以使賽普勒斯自主共和國情況惡化或危及國際和平之任何行動……”

三七．致送秘書長的此函本身即係違反憲章、違反決議案和表示對安全理事會的輕蔑。我不能把它說得程度再輕些；而且除非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更明白的警告，我恐怕我們還要來到此處控訴對賽普勒斯的進攻威脅，即或並非實際的進攻。

三八．根據國際法，以武力相威脅，甚至在言辭上相威脅，其本身即違反第二條第四項。我現在要指出，土耳其的節略和土耳其總理所說的話，以及根據報告，把運兵船及護航的驅逐艦和潛水艇向賽普勒斯附近的移動，足構成對憲章的公然違反。因此我請安全理事會採取措施，以制止此種武力威脅，因爲它實際上等於破壞賽普勒斯的完整及獨立。

三九．不獨賽普勒斯關切此種情勢。控訴是賽普勒斯提出的。賽普勒斯是今天受到威脅的一個國家，但聯合國所有國家和所有一般國家的獨立與完整是一而不可分的。自由及公理也是如此。

四〇．賽普勒斯現在遭受鄰近它的一個大國的威脅。也許進攻不致發生——可能今晚進攻不致發生——但同樣可能的是，假如不是安全理事會現在正在開

會，也許已經發生進攻的事了。無論如何，此種威脅恐嚇頤指氣使的慣行屬於過去的時代，在今日的世界上沒有地位。它使人憶起對於捷克斯拉夫施行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政策——正如捷克斯拉夫代表恰當的指出〔第一〇九七次會議〕——開始時是要保護蘇合頓蘭地區的少數以遂行要求分治的目的，希特勒進而佔領該區，席捲整個捷克斯拉夫，以致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四一．但今天我們有聯合國、我們有安全理事會，因此不能繼續此種政策而不受到懲罰。於是此世界得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我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此事項，即賽普勒斯雖係蕞爾小邦，在地圖上看來似乎不足輕重，但它與聯合國每一其他會員國享有同等的權利。正像每一其他國家一樣，它有保護其獨立及其完整的權利。保護獨立與完整的原則倘不予支持，則所有小國都將處於危險之中，聯合國本身也將遭受破壞。不但小國，而且本組織的所有會員國都將受到該項政策的影響。

四二．我們把我們的信託交付聯合國、交付安全理事會。事實上我們看到，安全理事會中的討論已經帶來新的環境、新的觀念；它已指出甚麼是對的。大概那就是土耳其的關切之所在，和通過三月四日決議案之後發生了那些不穩定的和間歇的行動之緣故。

四三．我很高興地聽到秘書長說，安排維持和平軍的事正順利進行中。希望不久該軍就可抵達島上。那末就會產生一種自由及安全的環境，使人民再度合而爲一；此種環境將破除現在使他們分裂的障礙；它將給所有人帶來安全及一種共存的氣氛，這將利於對問題找出一個解決辦法。如果在兩區之間建起牆壁，如果情形成爲祇由於用牆把他們隔開纔可避免衝突，如果和平是在槍尖之下維持的，那末就不可能希望獲得解決。必須認清的是，不建立牆壁並且在聯合國軍的協助下，希臘人及土耳其人就得以自由行動而不遭受危險及恐懼。被土耳其恐怖分子強迫自他們的村莊移出的土耳其人曾經與希臘人和平融洽地共同生活，現在不得不像難民一樣生活在營帳裏，以便推動分治的邪惡觀念，這些土耳其人應該獲得安全，不遭受恐怖分子的威脅，並獲准回到他們的村莊，恢復正常的生活。祇有這樣纔有任何希望使雙方諒解與合作並恢復正常狀態，作爲一個祇有一個政府的單一國家，它當然是以多數統治的——像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但經由聯合國或任何其他國際制度充分保證少數的權利。此外不能有任何其他解決方法。

四四．我不想討論另外一項解決方法。我們將它排除於思想之外，因為我們認為它是消極的。我所指的解決方法是，假定雙方不能共存，其中之一要離開該島。這是我們不相信的事，因為若干世紀以來他們曾在和平融洽中生活。祇是在近八年中纔發生分治的問題，在島上推動分治政策纔造成了分裂。我們相信他們能生活在一道。但是過激的愛國主義者及極端份子和煽動分治的人如果在土耳其人中間獲得優勢，並且堅持共存為不可能的事，那末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那位明智的新聞界領袖 Walter Lippmann 如此恰當描述的方法。他昨天在“紐約先鋒論壇報”上說，一項解決方法就是，為避免製造更多的糾紛，凡是覺得不能在賽普勒斯共同生存的那些土耳其人應離開該島回到土耳其去，那些願意整合為一的應留在賽普勒斯。但我們不認為那是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法，因為它視仇恨為當然的事。我們認為仇恨是應自我們的思想中排除的事，而且我們不相信使任何民族化除歧異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相信賽普勒斯的希臘與土耳其民族不能共同生活、不能作為同一國家的一部分共同合作和關切國家的進步，將違反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五．但是要做到那樣就得進行談判和修正憲法，以便減少它的分裂性，增加它的合作性。那就是共和國總統所請求的事，那也是據說造成此次糾紛的原因。

四六．我願請大家只注意這些提議中的兩點，證明它們的目的是在消除歧視及分裂。這兩點實際上對土耳其人有利。

四七．第一點規定當總統外出時，代理他的人應為副總統。雖然副總統是土耳其人，亦如其他各地一樣，當總統外出時，代理他的是副總統，而非眾議院議長，因眾議院有立法權但與行政無關。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它是根據歧視而來的。於是總統說，“當我外出時，我願意由副總統代理我。儘管他是土耳其人。我們不要歧視。當我外出時，讓他做總統”。總統時常外出，一年中時常有一兩個月，於是土耳其人副總統就成為總統，行使總統的全權。

四八．另一點也是造成歧視的事項；眾議院副議長是土耳其人，根據現行憲法，當議長外出時，他不能代理議長而由另一希臘人代理。那是一種歧視，足以造成分裂。於是總統說，“我們要廢除它。眾議院副議長應代理議長，這纔能使我們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四九．這些提議對土耳其人有利。其他各點的目的都是為了取消分裂——分裂的市政府、分裂的法院、其他方面的分裂、分裂的司法行政、文官委員會的分裂。他想取消分裂及歧視。然而，他雖想那樣做，他並未干涉土耳其人在立法議會，即眾議員，中佔有百分之三十的代表之權，雖則他們在人口中的實數僅有百分之十八。那一點未加變更。那是不對的，但總統讓土耳其人保留它。

五〇．另一要廢除的項目是平等賦予總統及副總統的否決權。兩人都要放棄此權，它是一種消極的權力，因為當部長會議的決定或一項關於外交或國防的命令在通過之後而遭總統或副總統否決時，即無其他選擇。國家即陷於無法律狀態。所有這些分裂性的因素——眾議院中多數的分裂使得國家並無所得稅——都得要廢除。這些分裂性因素的廢除不致影響土耳其人的權利。因此，由於宣傳根植在人民思想中的觀念說天主教正計劃拿走土耳其人的權利，是不正確的。即或所有這些規定都獲通過，土耳其少數的權利仍將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少數的權利。訛傳當然能夠傳播得很遠，就像我在另一場合的一篇陳述中所說，“毀謗吧，毀謗吧，它永遠會留下些東西”，這句箴言就適用於已經分發的此項函件及以前已經提出的事項。

五一．由於以前的討論和我們今晚所說的話，就是我們必須請安全理事會保護賽普勒斯的獨立和完整，我想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對案情已很清楚。我希望提出一個能一勞永逸地保證賽普勒斯的獨立和完整的決議案，而且我希望安全理事會運用其睿智以此種方式或某些其他方式保護賽普勒斯免受威脅。

五二．主席：我感謝賽普勒斯代表，現在請土耳其代表發言。

五三．Mr. ERALP(土耳其)：我想說得非常簡略。我不想把從前在理事會中用過的論辯改頭換面再說出來使理事會不耐煩地聽。Rossides 大使似乎忽視了這項事實，即他的卓越的外交部長已經滔滔不絕地冗長地把這項站不住腳沒有根據的理由暴露出來了。

五四．關於賽普勒斯發生的事項、信函及情報來往頻仍，都已成為安全理事會的文件，並且已經分發。再反覆地說就是輕視理事們的智力。事實俱在，明顯可見，無論如何雄辯都不能改變真理。

五五．此次會議的召開是循 Rossides 大使的請求，因為有一個謠言說，土耳其總理已發出最後通牒，

聲稱除非聽從節略，今天午夜就要採取行動。那麼，這似乎像已經傳播的許多其他謠言一樣，全係某人想像中的捏造。我敢請各位注意，在安哥拉現在是明天午前二時十五分，今天午夜早已過了。

五六．此次會議的召開是藉口我提交秘書長的信函，其中附有致馬卡里奧大主教的節略。此項所謂警告的節略被描述為最後通牒，但並非最後通牒。它並未載有需要立即實施的任何迫切的決定。它僅擬議若干條件，請求基於人權及人道的考慮予以遵守，這仍然是任何負責的政府的主要責任之一。

五七．Rossides 大使企圖置我們於被告的地位。我們是“侵略者”。我們是“施以威脅”的人。我們並不是；我們是控訴者。事實俱在，明顯可見，而且如我所說，雄辯不能改變這些事實。

五八．讓我請問 Rossides 大使：他能否鄭重地正式宣佈土耳其人的房屋不會被燒毀；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村莊不會受包圍，用水、食物及燈光不會被切斷；紅新月會給土耳其人的救濟將送交他們；流血將予以制止？我希望他能回答這些問題。

五九．所有這些加起來構成的事實是，言談的時間已經過了。我們現在面臨聯合國的行動，我們迫切需要它。我今晨送交秘書長的函件第一段說：

“我謹請閣下根據憲章第五十四條將此種情勢通知安全理事會，並採取必要措施，依照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第四段，急速派遣聯合國維持和平軍。”

六〇．Rossides 大使已就此問題的真相詳細談論。好了，真相已在此處討論過了。安全理事會已通過一項決議案。我們現在的責任就是要以一片至誠將該決議案付諸實施，而不要曲解它的條款。他曾談論分治，即“Enosis”，把瓶子劈成四塊和兩塊。讓我們不要陷入語意學中去。當我們在這裏慢條斯理地談論時，數千土耳其人則生活在生命遭受威脅的恐懼之中。

六一．言談的時間過去了。讓我們開始行動吧！我很高興地聽秘書長說，聯合國維持和平軍即將派往島上。這使土耳其極為滿意。這是我們心中的目標之一。我可以補充說，我們雖為援助賽普勒斯被圍的土耳其人支付鉅額款項，但已答允為維持和平軍捐助十萬美元，作為一項自願捐助。

六二．我認為沒有再多的話要說了。祇有一件事，祇要 Rossides 先生給一個答覆。他已詳細地談論了這

些事實。他是否願有一個公正的調查團到賽普勒斯去，並將真相向安全理事會具報？

六三．Mr. BITSIOS(希臘)：在安全理事會最近關於賽普勒斯問題的討論中，賽普勒斯外交部長曾繼續不斷地試圖由土耳其代表口中得到一個答覆而未果，現在土耳其政府纔給了我們這個答覆，雖則此項問題已同時由安全理事會以三月四日的一致決議予以解決。

六四．在它昨日遞交賽普勒斯政府的節略中，土耳其政府此次未旁敲側擊選以片面干涉賽普勒斯相威脅。為此種威脅辯解的理由是——就土耳其所見——保護土耳其社區，因為它受到全部消滅的威脅。

六五．土耳其的節略未加以解釋的是，何以恐懼被全體消滅的一個少數竟在安全理事會決議案通過後祇有三天——即三月七日——在 Ktima Paphos 市中心區開火，殺傷若干賽普勒斯的希臘人並扣押三百多名人質。

六六．難道此種故意的攻擊，對理事會決議中請求自制的呼籲之此種蔑視，就是一個受壓迫的少數之態度麼？我很沉痛地說，在賽普勒斯的土耳其少數時常被煽動使用暴力。這些不幸的人民曾受人勸誘說，無論發生甚麼事，一個較賽普勒斯強大得多而且非常近的鄰國將會援助他們。他們受到鼓勵苛刻地要求對大多數人制定法令並將他們自己建成立一個國家。我們同情他們，因為他們正為了與他們本身福利無關的目標作犧牲。於是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多數受到少數嚴重威脅的矛盾情形。以干涉相威脅現已成為經常的事，要找尋它背後未被承認的理由一定不能在拯救少數使其免遭無恥地稱之為種族絕滅的任何願望中去尋求，而要在地理上分治的陰謀、行政上分裂的目標上去尋求，所有這些圖謀都可概括成“taksim”即分治一辭，它現在已與醜惡的種族隔離一辭意義相同，而此種念念不忘的所謂干涉的權利就可在這些圖謀中找到解釋。

六七．因為，昨天的最後通牒雖引證了過去三天中的事件，可是不應忘記在三月七日，就是攻擊巴福斯的賽普勒斯希臘人的那天，也是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以後三天，土耳其部長會議副主席 Mr. Kemal Satir 在伊斯坦堡宣稱：“土耳其根據條約享有的干涉權由決議案予以保留，而且，無論如何”——我重覆說——“無論如何，土耳其有能力去干涉”。Mr. Kemal Satir

又宣稱，對於在土耳其同意下指派的調停人可能作出的任何不利於土耳其及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決定，土耳其不會接受。

六八．這就是土耳其如何領受理事會決議案的情形，它在昨天的節略中仍然指責賽普勒斯政府以完全不負責任的方式去解釋決議案。但是人家告訴我們，土耳其的節略並未規定將要採取片面行動的日期。然而這遠不能使事態變得輕鬆一些，我恐怕它使情勢更加嚴重，因為當聯合國和這麼多會員國正在努力並擔負沉重的責任以協助該島恢復和平的時候，它以爆發戰事的經常威脅保持在賽普勒斯及其四週。

六九．無論如何，希臘政府曾告訴土耳其政府說，如果土耳其——不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及秘書長的呼籲——竟決定片面干涉賽普勒斯，土耳其的干涉定將使希臘立即隨之干涉，因為希臘亟欲保障賽普勒斯的獨立、主權及完整。

七〇．希臘仍希望慎思熟慮的忠告終將佔上風，安全理事會並將再度運用其權威的充分力量促請土耳其政府注意憲章加予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不得作任何威脅或使用武力以及共同致力和平的義務。因為土耳其常任代表致秘書長的函件詳細敘述了一種干涉的威脅，該函對軍隊派遣團的期間加以解釋，它說土耳其將派出一支軍隊以運用顯然由條約獲得的權利，並將繼續行動，一直到決議案第四段提供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軍抵達賽普勒斯為止。它有一個時限，日期也已決定，而且我認為土耳其常任代表將此函致送秘書長時，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國際軍即將前往賽普勒斯。因此，是有一種威脅的，而且我很遺憾地說它並不是存在於我們想像中的捏造。

七一．Mr. ROSSIDES(賽普勒斯)：我願簡單地說幾句話答覆土耳其代表。他問我可否保證在賽普勒斯不會發生戰鬪或燒毀或任何此類情事。我要請他告訴我，如果土耳其人自己繼續挑釁，就像他們在決議案通過後所作所為，我或任何合理的人如何能說將來不會有任何戰鬪。當我們必須擊退進攻以便消除伏擊手的開火及人員的殺害時，賽普勒斯政府如何能保證將來不會有回擊或起火情事？如果不在賽普勒斯鼓動土耳其人去戰鬪，立刻便可獲得和平。

七二．想要一個和平的賽普勒斯的是我們，即賽普勒斯政府，以便獲得一個統一的賽普勒斯、一個統一的國家，想要和平的是我們，不想要戰鬪的是我們，認

為共存是可能的是賽普勒斯政府及賽普勒斯的希臘人民，這都是明顯可見的。我們對戰鬪和殺害並無天賦的興趣。

七三．對戰鬪和殺害有天賦的興趣的是想證明共存不可能，分治是唯一解決方法的那些人。倘若土耳其方面停止挑釁，賽普勒斯一定會恢復平靜。我再重覆一遍說，在賽普勒斯的大部分土耳其人不要戰鬪和仇恨。他們想共同生活——如果祇要聽其自然。

七四．我願再說明另外一點。土耳其代表說進攻不是一項問題，以武力進入賽普勒斯也不是一項問題。我早就知道就會在安全理事會中那樣說。但是土耳其常任代表的函件說甚麼？它說，“……土耳其政府……由於擔保條約第四條賦予的權力，已決定採取適當措施”。函件於是接着說，該種“適當措施”將為：“為行使上述權利將派往島上的軍隊……”。

七五．土耳其政府藉此正式通知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說，它已決定派遣一支軍隊往賽普勒斯。我們在訴諸安全理事會之前還需要做旁的事麼？也許他們想要我們等到軍隊已經派遣以後——然後來到此處，對已發生於賽普勒斯的情勢表示痛惜。但這不是應予採行的適當政策。我要說的是，現在賽普勒斯受到一種明顯的威脅，對於此種威脅應嚴厲警告土耳其不得使用中世紀的武力辦法對付一個小國。

七六．另外一點還可證明他們想以武力用於賽普勒斯的意圖。土耳其常任代表的函件說：“由於此種攻擊的繼續發行，立即作出努力以擴充及加強依照憲章第五十二條建立的三國軍隊。”這就是第五十二條所講的：

“本憲章不得認為排除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用以應付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而宜於區域行動之事件者；但以此項辦法或機關……與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符合者為限。”

由於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區域辦法，土耳其主張有權干涉賽普勒斯，然而它忽視了此項事實，即該項辦法以不得違背憲章的宗旨及原則為限，因此，以不得違背第二條第四項為限。所以，土耳其的函件自相矛盾、忽視它願意忽視的事，並且引用第五十二條而不計及該條款排除不得採取違背憲章的行動之事實。

七七．土耳其常任代表的來函於是以此項陳述收尾：

“我謹請閣下根據憲章第五十四條將此種情勢通知安全理事會，並採取必要措施，依照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第四段，急速派遣聯合國維持和平軍。”

這又自相矛盾。來函說土耳其正派遣一枝軍隊，但它也請聯合國派遣一枝軍隊——意即一種派遣並不阻止另一種派遣。於是全部來文的本意是土耳其政府認為它有權派遣一枝軍隊前往島上作為一枝維持和平軍，可是它在另一處使用最後通牒威脅賽普勒斯的領土完整及獨立。

七八．在我面前有一份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它說：“土耳其向賽普勒斯的希臘人及希臘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好了，實在說如果人人都以此種方式了解它，也許土耳其代表會原諒我也以相同的方式了解它——作為一件最後通牒。

七九．憲章第五十三條說：“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不得依區域辦法……採取任何執行行動”。我要土耳其代表轉達他的政府，倘若它根據第五十二條干涉賽普勒斯，它也必須記住第五十三條，土耳其政府在能够派遣軍隊往該島以前，必須取得安全理事會的授權。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我們不能准許土耳其根據擔保條約即係一種區域辦法的為理由以進行干涉和破壞賽普勒斯的完整與獨立來威脅它。根據擔保條約或任何其他條約的任何區域辦法，如無安全理事會的授權，土耳其軍隊就不得派往賽普勒斯。讓我們一勞永逸地結束此種情勢吧；讓我們結束對於賽普勒斯的此種威脅吧。我要請求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以制止此種干涉的威脅，因為對於賽普勒斯的此種威脅就是對於本組織全體的威脅。

八〇．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向賽普勒斯代表之請現正舉行此次緊急會議，因為外國軍事干涉的直接威脅逼近了聯合國會員國之一賽普勒斯共和國。賽普勒斯代表在他今天發出的函件中特別提及“土耳其軍隊即將進攻賽普勒斯共和國領域的明顯威脅”。

八一．我們剛纔聽到的賽普勒斯代表的陳述也十分清楚地表示賽普勒斯的恐懼是有正當理由的。通訊社的最新報導表示此種威脅正逐漸變得極為兇險。據合衆國際社說，土耳其昨天以最後通牒致送賽普勒斯以後，土耳其總理今天說，如果到三月十三日晚間土

其得不到賽普勒斯對它的節略的滿意答覆，它的軍隊將登陸島上。同時，據同一報導說，在 İskenderum 港口已開始以軍艦載送土耳其軍隊——進攻的軍隊。於是，由於土耳其採取了挑釁的片面的行動，賽普勒斯地區的情勢正變得極為險惡。

八二．土耳其的此種行為使許多事項的真相大白；因此我們現在纔明白何以當安全理事會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中討論賽普勒斯情勢時，土耳其代表頑強地拒絕答覆蘇聯代表團及他國代表團所問的問題，一個對理事會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即土耳其政府是否願意根據本組織的憲章尊重賽普勒斯的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對此極為明確的問題何以土耳其代表竟不以此種明確清晰的方式答覆？回答可能是正面的或反面的，但安全理事會並未收到此問題的回答。它所以未收到回答顯然不是因為土耳其代表忽然喪失了說話的能力，而是因為土耳其人實際上自始即陰謀進攻賽普勒斯。

八三．我們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在三月四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中：

“促請所有會員國遵守其在聯合國憲章下所負義務勿採足以使賽普勒斯自主共和國情況惡化或危及國際和平之任何行動，亦勿以此種行動相威脅。”

我們也都知道，土耳其對此決議案並未表示反對。

八四．此外，土耳其政府在昨天致賽普勒斯總統馬卡里奧大主教的節略中甚至提到理事會決議案。不可否認地，由節略可明白看出土耳其顯然想在完全緘默中忽略事實上乃是此決議案中的主要規定——就是我們剛纔引用的規定。這顯然並不是由於寫節略的人突然喪失了記憶力。節略的全部含意除了公然蔑視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外無任何其他含意。土耳其正向聯合國主要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機構安全理事會公然挑戰。土耳其已決定不顧聯合國的原則，而且土耳其如果不自以為它背後有西方國家的侵略集團——北約組織——來撐腰，它不致竟敢如此挑釁地行動，這是不容懷疑的。

八五．這並非作長篇演說的時候。情況的如此驚人和嚴重不容再事延宕。基本的事實乃是賽普勒斯共和國遭受直接的軍事威脅。理事會不允許對本組織的一個小會員國施以暴力。在國際事務中得以一意孤行的時代，強者得以征服弱者而不受懲處的時代，已經

過去了，而且永不復返。把這個意思向與目前賽普勒斯情況可能有關的任何方面重覆一遍實有必要。安全理事會必須堅決地制止逼近賽普勒斯的侵略威脅。

八六．我們所面臨的事實是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與字句遭受公然的破壞，以及理事會在三月四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遭受率直的忽視。安全理事會不能而且一定不讓這種恣肆的行動得逞而漠然置之。在已發生的情況中，理事會必須採取必要步驟，使聯合國會員國之一的土耳其實施理事會的決議，並履行在憲章之下所承擔的義務。

八七．在這方面理事會有資格請大家注意本組織在憲章第二十五條中的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同意……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理事的職責是利用憲章中使理事會得以保證其決議得獲遵行的此等規定。蘇聯代表團已在二月十九日對理事會的陳述中〔第一〇九六次會議〕強調說，賽普勒斯地區的事件及逼近新建的賽普勒斯共和國自主國家的侵略威脅並不僅是賽普勒斯人所關切的事。此種情況涉及在國際關係中頗為重要的原則事項以及所有愛好和平民族的利益。

八八．在對我們極端重要的當前時刻，蘇聯代表團願再度提請理事會注意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二月七日的通牒，除其他事項外他在通牒中說：

“蘇聯政府促請所有關係國家，特別是對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負有主要責任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包括美國及聯合王國在內——竭力自制、切實並充分考慮賽普勒斯遭受軍事侵略的可能後果，並尊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主權及獨立。”〔S/5534。〕⁴

八九．主席：有沒有那一位代表想發言？我請巴西代表發言。

九〇．Mr. BERNARDES(巴西)：我就一項程序問題請求發言，因為此次會議是在極短促的通知後召開的。我們已經聽取了關係方面的陳述，一位理事國代表也表示了他的意見。主席先生，如果我們能把會議停開三十分鐘使大家得以考慮理事會在當前的關頭應採取何種最適當的行動，也許很有益處。我願提出此意見，看理事會是否同意。

⁴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九一．巴西代表提議會議停開半小時使理事會各位理事得以就此項問題進行磋商。如果沒有反對意見，我現在就將會議停開到八時四十分。

會議於八時十分停開，並於九時五十五分復會。

九二．Mr. BERNARDES(巴西)：我們已聽取了賽普勒斯、希臘及土耳其的代表就賽普勒斯及其四週地區的當前情勢所發表的陳述。我必須指出，秘書長關於實施理事會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所作進度的報告書使我們受到了鼓勵。

九三．秘書長在此次會議開始時所作的陳述也證明他的努力即將成功地完成。

九四．然而土耳其代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致秘書長的函件使我們極感不安。我們由該函看到土耳其政府要派遣軍隊前往賽普勒斯擔負恢復該島的法律及秩序的任務。

九五．姑不論土耳其政府的意向如何，巴西代表團堅信在目前的階段，關係方面應避免可能使賽普勒斯業已嚴重的情勢更為惡化及威脅該區和平及安全的任何行動。他相信理事會所有理事對此均有同感，因此理事會決議案的形式表示此項感覺或許是適當的事。爲了此項目的，並代表玻利維亞、巴西、象牙海岸、摩洛哥及挪威，我願提出一個決議草案，由五國代表團現在提請理事會審議。主席先生，倘蒙閣下俯准，我現在就宣讀此決議草案的案文：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聽取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及土耳其代表之陳述，

“重申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決議案(S/5575)，

“對於該區之發展深爲關切，

“備悉秘書長所報告之關於建立駐賽普勒斯聯合國維持和平軍之情形，

“備悉秘書長保證理事會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決議案中所述之聯合國維持和平軍即將建立竣事，其先遣部隊已在前往賽普勒斯途中，

“一．重申理事會促請所有會員國遵守其在聯合國憲章之下所負義務，勿採足可使賽普勒斯自主共和國情況惡化或危害國際和平之行動，亦勿以此種行動相威脅；

“二．請秘書長加緊努力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決議案，並請各會員國爲此目的與秘書長合作。”〔S/5601。〕⁵

九六．鑒於情況的急迫並考慮到理事會迅速行動的效用，共同提案國希望在此項決議草案分送理事會各理事後能在此次會議中予以表決。

九七．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我想說幾句極簡單的話。據我所知，安全理事會在三月四日以如釋重負及滿意的普遍情緒一致通過文件 S/5575 所載的決議案，那祇是九天以前的事，而且聯合王國代表團的確希望此決議案將導致賽普勒斯共和國內緊張局勢的緩和及正常狀態的恢復。

九八．我們現在所以被召集在一道是因為情況仍然緊張。然而，我認爲我們應把我們的眼光堅定地注視在本理事會及整個聯合國的主要宗旨上，這就是說，要保證把曾在會中一致地高興地通過的決議案立即付諸實施。

九九．我們都知道，秘書長曾努力不懈地履行他所肩負的任務。昨天他發表了他的第一次臨時報告書，我們由它的內容得到鼓勵。他今天所作的陳述更增強了此種鼓勵，並證明續有良好的進展。因此，我提議理事會的第一項指示應該是，請秘書長加倍努力，俾可獲得迅速的效果，同時，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應竭力協助他盡可能在最短期間完成所負任務。

一〇〇．我也認爲理事會應重申前此的號召，請求所有會員國遵守其在憲章之下所負任務，勿採足可使賽普勒斯自主共和國情況惡化或危害國際和平的行動，亦勿以此種行動相威脅。

一〇一．據我所了解，巴西代表在數分鐘以前宣讀的決議草案就想達到此種目的，我希望它將導致我們在九天前同意的決議案之迅速實施。當決議草案分發時，聯合王國代表團閱讀後即樂於投票贊成它。

一〇二．Mr. YOST (美利堅合衆國)：秘書長曾爲了東地中海的和平在令人焦急的時日中艱苦努力，今天在此次會議中也作出極有用的調停，當我向他表示美國代表團的欣慰之情時，我相信我也在爲全世界的許多人發言。

一〇三．我們歡迎所有關係方面今晚在會中給與的保證及有關各造所表示的避免使情況惡化之意向。

⁵ 與 S/5603 案文相同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一〇四．我們也深切感激加拿大、瑞典及愛爾蘭政府響應號召，爲賽普勒斯的和平防禦工事調配人員。我想在幾個小時以前我們聽到一個加拿大軍官先遣組正首途前往賽普勒斯的消息時都極感欣慰。我們祝福他們和陸續前往組成維持和平特派團的人們——並希望他們儘速陸續前往。

一〇五．英勇的英國部隊在援軍抵達之前在幾乎不可能的條件下爲維持賽普勒斯的和平艱苦工作，著有勞績，如不向他們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是失禮的。

一〇六．主席先生，美國政府自此次不幸事件發生之始即堅持，聯合國的首要及最迫切的工作是組織一枝適當的維持和平軍隊前往該地，以便一勞永逸地制止業已發生的無謂的流血。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美國在過去數週纔竭力協助建立此種軍隊，美國政府並表示願向聯合國捐獻二百萬美元，俾有助於消除迅速行動的財政上的障礙。

一〇七．我們也感謝曾提供捐獻的其他政府。

一〇八．我們就以這種精神支持巴西的代表代表巴西代表團並代表象牙海岸、摩洛哥、玻利維亞及挪威代表團剛纔提出的決議草案。

一〇九．美國代表團籲請所有直接有關方面自此刻起力行自制。我們希望所有當事者及所有會員國毫無保留地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軍及秘書長合作。我們也信賴秘書長將迅速地取得必要的協議，並迅速指派一位調停人協助導引此次糾紛的所有當事者達成合理的和平解決。

一一〇．Mr. ROSSIDES (賽普勒斯)：巴西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應參照與它有適當關聯的文件來觀察：它不能與巴西代表提出決議草案時所作的陳述分開，也不能與秘書長就土耳其送交賽普勒斯的節略——其副本已遞交秘書長——致土耳其常任代表函分開，或與在理事會中所作的各項陳述分開。

一一一．現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的意義是，它重申對所有會員國的請求，請它們遵守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勿採任何行動或以行動相威脅。此種行動的威脅祇可能解釋爲今晚在理事會會議中作爲主題討論的武力之威脅。我希望至少在這個場合不可能引起誤解，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曲解此決議草案，因爲它的唯一用意即在保障賽普勒斯的主權及領土完整，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不致再來到這裏尋求另外一個決議案，以便更清楚地說明賽普勒斯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

家、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它不能受任何國家的任意威脅，無論該國有多麼強或獲得如何的支持。

一一二．因此，我歡迎這個決議案，特別因為它產生於今晚此次緊急會議中，其目的在於協助制止對賽普勒斯所圖謀的侵略。

一一三．我感謝巴西代表及其他四位共同提案人提出這個決議草案，特別是對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合作，我也感謝安全理事會所有會員國的合作。

一一四．Mr. ERALP(土耳其)：我應首先深切感謝主席及理事會各位理事給我這個機會表達土耳其政府對今晚理事會上的悲慘問題所持的意見。我也向秘書長表達土耳其代表團的感謝，他為了派遣一枝維持和平的軍隊前往島上已作出並正進行不懈的努力，這枝軍隊將可消除已在騷擾着那個不幸的島嶼的悲慘事件。加拿大、瑞典及愛爾蘭政府迅速響應請求，在島上執行一項人道性的工作以制止流血及暴亂，也是值得感謝的。

一一五．今晚的審議已產生一個決議草案——我想，它最後要付諸表決——如予以適當的解釋，它可能成爲一項建設性的文件。我和 Rossides 大使意見相同的時候不多，但對於一件事我的確同意：就是我們必須正確地解釋這個決議草案。當我說這話時，我特別想到的是決議案正文第一段，它重申理事會的請求，“促請所有會員國遵守其在聯合國憲章之下所負任務，勿採足可使賽普勒斯自主共和國情況惡化或危害國際和平之行動，亦勿以此種行動相威脅”。所提到的事非常明顯。在我們看來，所提到的事就是要島上的賽普勒斯的希臘人當局勿採足可使賽普勒斯情況惡化之任何行動亦勿以此種行動相威脅——當我說這話時，我想到的是阻止流血及迫害島上的土耳其社區。我希望大家都認它具有此種意思，並非僅具有以前已有人提及的那個意思。

一一六．我認爲務必提及一個決議案中若干條款可能獲得的解釋，因爲關於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決議案我們已有一種不幸的經驗。理事會在該決議案正文第二段裏請“負有維持並恢復法律及秩序責任”的賽普勒斯政府“採取所有必要額外措施以制止賽普勒斯的暴亂及流血”，該段被誤解方式極爲不幸，結果我們距離法律及秩序的恢復不但沒有更接近一些，事實上賽普勒斯的暴亂及流血更有增無已。

一一七．我的確希望所有關係方面都能將這一點銘記在心，並正確地解釋和履行這個決議案，正如我所說，它可能證明係一個具有建設性的文件。

一一八．Mr. FEDOREN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傾聽了巴西代表應共同發起國之請提出決議草案時所作的陳述。蘇聯代表團對於巴西代表如此勝任地給予決議草案的解釋持了解的态度。蘇聯代表團滿意地聽取了賽普勒斯代表 Mr. Rossides 的陳述。

一一九．至於蘇聯代表團本身，它認爲務須陳明，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祇能有一個解釋。鑒於賽普勒斯地區已經發生的情況，決議草案的基本目的及意義在於明確地警告所有那些違反理事會三月四日決議案，企圖對賽普勒斯採取敵對行動並侵犯其主權及領土完整者。

一二〇．蘇聯代表團行事的根據是，這個決議草案是——尤其在今日存在的情況下——對所有企圖侵略或武裝干涉本組織會員國之一賽普勒斯自主國家者的一個嚴重警告。我們以此種意義來了解決議草案。蘇聯代表團願意基於此種意義支持它。

一二一．Mr. SEYDOUX(法蘭西)：我們今晚聽到的陳述證明情況已變得如何令人不安。確屬最令人遺憾的是，安全理事會上週所作的恢復平靜的籲請竟無人理睬，安全理事會三月四日的決議案覓求終止暴動及威脅，而接着發生的祇是暴亂及威脅的復發。

一二二．無論多麼密切地檢討現在已有的資料，亦不可能判定當事者或關係團體中任何一方應對情勢的嚴重單獨負責。這真好像是我們面臨一種惡性循環，危險日增的步調一個接着一個發生，因此使情況加速惡化。

一二三．這一連貫事件必須使其中斷，要使它中斷祇能迅速放棄曾被容忍使用的方法。所以，今晚理事會正進一步籲請所有當事者迅速恢復平靜的氣氛、和解的精神及對聯合國憲章的尊重，並且嗣後勿作易於刺激它們相互的關係並危及和平的任何行動或陳述。

一二四．甚至在今晚我們開會以前，各方曾爲了這個目的作出值得讚揚的努力，尤其是秘書長在困難的急迫的情勢下曾盡了一切可能以協助平復情感並恢復秩序。在適當時候，仍須作進一步的努力，以尋求適當方法解決賽普勒斯面臨的根本問題。但在目前各

有關政府及社區負責領袖必須體認——無論他們對賽普勒斯的前途意見如何——如果秩序不能迅速恢復，如果武力戰勝權利，則它的前途及它所有居民的利益都將永受其害。

一二五．基於此種精神，法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巴西代表代表他本國及玻利維亞、象牙海岸、挪威及摩洛哥提出的決議草案。

一二六．Mr. BENHIMA(摩洛哥)：摩洛哥代表團很欣慰地看到，我們的辯論既然正接近結束，理事會中現在的氣氛已不同於我們討論開始時的氣氛，那時的氣氛是由促成此次會議的文件所造成的。那些文件中載有若干資料，使摩洛哥代表團嚴重疑慮它的希望能否實現，它在參加關於此問題的早期討論後曾希望安全理事會上次的決議案得獲充分實施，以便促成理事會在通過這些措施時冀圖在賽普勒斯獲致的和平狀況。我們恐怕此決議案可能已成為缺乏任何效果的失效文件。

一二七．我很欣慰理事會各理事間的合作使上次決議案的發起國得以再度作進一步的努力，以產生另一項積極的要素，這個要素可以說現在可能成功地降低與一個危機有關的國際氣溫，這個危機在今天午後似乎非常嚴重，但我們認為自從此次會議以後就開始變得沒有那麼嚴重了。

一二八．我也以極大的興趣聽取了賽普勒斯代表、土耳其大使及蘇聯代表所作的陳述，他們對五個發起國提出的決議草案都予以極為審慎的解釋。作為發起國之一，摩洛哥代表團認為為了行使它的全部責任和為了使紀錄準確無誤，它應提供若干進一步的解釋。

一二九．我或者可以把賽普勒斯代表的陳述與土耳其代表的陳述合併起來，用以概括敘述我們對於這個決議草案獲得的解釋所持的態度。在這個決議草案中我們重申三月四日的決議案，單祇此項事實就意謂我們視三月四日決議案的全部——前文及正文部分——仍然有效。當理事會在它較早的討論中力圖協助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及秩序時，並沒有說它應該獨自去努力；直接有關各方應同樣地合作以恢復和平及秩序，這是不言而喻的。

一三〇．我們很高興地看到秘書長不顧情勢的困難業已經由許多會員國的合作及國際責任的意識設法建立了一枝國際部隊，它正在組成中，以便執行它被

指派的工作。然而，我們認為如果情勢再變壞，這不祇是因為有一個足可構成對賽普勒斯之完整及主權的威脅之外來因素，也因為在該國內部存在着一種同樣地一觸即發的情勢。此外，安全理事會三月四日的決議案將兩個因素都提到，在正文第一段中提及第一個因素，進而在第二段中提及第二個因素，並堅決促請賽普勒斯政府採取更多的措施以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

一三一．我們確信今天的討論頗具積極性，不祇因為它在我們險於看到一種極危險的爆發情勢時舉行，而且因為它在理事會中導致一種新的一致，並提供一個機會以聽取關係國家代表團再度申明，它們各自的國家將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協助理事會肩負其責任。

一三二．摩洛哥代表團很高興地看到，雖然此一危機可能在他處產生若干極為嚴重的影響，但辯論則頗簡明，在會中所作的陳述也反映出與理事會合作以維持和平的真正精神及真正願望，而維持和平必須是它的第一個目標。

一三三．Mr. NIELSEN(挪威)：挪威政府極感安慰的是，由於秘書長努力不懈在賽普勒斯建立一枝聯合國維持和平軍，他得以將如此有希望的進展提出報告，這枝和平軍的職務“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應運用其最大努力以防止戰亂之復發，並於必要時為維持及恢復法律與秩序並回復正常狀態作出貢獻”。

一三四．挪威當局願進而對加拿大、愛爾蘭及瑞典政府表示其敬重及感激，它們現在都已積極響應秘書長的請求參加聯合國在賽普勒斯的部隊，使該處的維持和平部隊得以成為一枝國際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軍。據我們了解也被秘書長同樣地接洽過的其他政府可能續有積極的反應，這種了解也使我們得到進一步的鼓舞。

一三五．挪威再度成為共同發起國之一，與安全理事會其他非常任理事中的四個理事——玻利維亞、巴西、象牙海岸及摩洛哥——共同發起安全理事會之前的決議草案，它是由巴西代表提出的。

一三六．這個決議草案與挪威政府的看法正相吻合。挪威政府對該地區中的發展深表關切。我願用兩個字說出挪威政府所稱“該地區中”意思係指甚麼。我們的意思是指賽普勒斯共和國本身領域中的情勢。挪威人民及政府不相信暴動及流血可作為解決一國國內

問題的方法；我們也不相信，爲了對於任何會員國中人民的各部分之間可悲的歧異獲致某種解決，可由國外進行干涉。

一三七．我們也充分贊同這兩段正文——換言之，我們是這個決議草案的全心全意的共同發起國——我們認爲這兩段正文規定出理事會在這個關頭應採取的適當行動。在第一段裏，理事會：

“一．重申它促請所有會員國遵守其在聯合國憲章之下所負義務，勿採足可使賽普勒斯自主共和國情況惡化或危害國際和平之行動，亦勿以此種行動相威脅。”

我們對該段的解釋包括接近賽普勒斯代表的心坎的事物，以及接近土耳其代表的心坎的事物。我們認爲這段正文是兩當事國對此問題所作陳述的總括。我認爲由我們以及其他共同發起國明白表示這就是我們發起此決議草案的宗旨是有其重要性的。

一三八．我們也認爲正文第二段請求秘書長“加緊努力”是適當的。

一三九．如果我可以有一個積極的符調收尾，我希望理事會在如此危急的情勢下召集的會議，結果將使秘書長可能並宜於進一步增加在賽普勒斯建立維持和平軍的速度，俾可創造一種情勢，我們希望在此種情勢中得以恢復平靜，作爲調停人執行其任務的先決條件，至於調停人仍待秘書長指派。調停人於是得以專心致志於情勢中可導致一項解決方法的方面；就是此可悲的情勢中的政治方面。

一四〇．Mr. HAJEK (捷克斯拉夫)：捷克代表團曾投票贊成三月四日的決議案，它願強調，它這樣做主要地是投票贊成決議案中重申會員國在憲章之下所負義務的那部分，換言之就是這部分：“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這部分在應用此等原則時促請所有會員國採取一種基於尊重賽普勒斯共和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的態度。

一四一．捷克代表團認爲這是三月四日決議案的最主要部分。我們認爲如果要使該決議案中規定的其他措施發生效力和產生結果，並滿足在通過它時所表示的希望，必需履行這最主要的部分。

一四二．捷克代表團一貫支持的立場已在今天的會議中充分證明爲合理並獲得認可。安全理事會負有

任務審議由於對賽普勒斯的直接威脅造成的一種極爲嚴重和危險的情勢。我們不能忽視我們面前的文件之一，即文件 S/5596，它及其附件實係公然違反三月四日決議案提到的義務及原則。此文件以其實在傲慢的音調使人憶起過去最壞的前例，其中已有一些曾被賽普勒斯代表提到。

一四三．如果我們檢討爲辯護這個文件所載列的威脅而引用的理由，並且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理由並非基於事實和實際，我們祇能獲得如下的結論：這是想覓藉口使聯合國遭逢一種既成事實的企圖，而此種既成事實將完全違反三月四日決議案及憲章的意義、精神及措辭。

一四四．這就何以捷克代表團考慮到情勢的極爲嚴重，認爲安全理事會應採取適當措施，以維護其自己的決議案、重申它，並負責它獲得遵守。捷克代表團就是以此種意義，而且祇以此種意義解釋玻利維亞、巴西、象牙海岸、摩洛哥及挪威代表團發起的決議草案，它並擬投票贊成這決議草案。

一四五．Mr. USHER (象牙海岸)：象牙海岸代表團願感謝秘書長作出的一切努力。很幸運的是這些努力正在獲得成功之中，並且將可再度挽救和平。

一四六．我也要感謝不顧理事會指派它們的任務將造成的重擔，已同意履行這個任務的政府及國家。象牙海岸代表團要說的祇是，它充分同意我們的同事巴西代表所作的一切解釋，他代表我們提出了決議草案。他所舉出的理由就是促使象牙海岸共同發起這個決議草案的理由。

一四七．我們認爲唯有由於我們三月四日的決議案而經由秘書長建立的軍隊纔應干涉賽普勒斯。所有其他國家、所有其他軍隊及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必須小心翼翼地遵守我們即將投票表決的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一四八．Mr. VELARDE (玻利維亞)：我想就再度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前的問題作一簡略的陳述。

一四九．玻利維亞代表在二月二十七日盡可能最清晰地解釋了玻利維亞政府對賽普勒斯情勢的立場。現在我不擬提到此微妙問題之根源的歷史背景或法律因素。

一五〇．至於某些代表已提到的解釋性的說明或說明性的解釋，我認我有責任明白表示，玻利維亞代表團的看法是，在人類歷史中的這個階段，沒有地位

來容納不基於深切誠摯地熱望和平的態度。因此，玻利維亞代表團要譴責足可與執着刀槍威逼在賽普勒斯頭上或共同構成該國人民的兩個社區的二者之一的頭上相等的任何行動。

一五一．玻利維亞與巴西、象牙海岸、摩洛哥及挪威共同發起了安全理事會三月四日通過的決議案。在目前，玻利維亞代表團也同樣地共同發起由巴西代表如此卓越地提出並推薦的決議草案，並確信它將會獲得一致通過。玻利維亞代表團深信，國際社會今日面臨的問題中沒有一個是不可解決的。我們在安全理事會的此次場合中所看到和做到的一切事都可證明這個事實。

一五二．如果操英語及法語的代表不反對，我願放棄將我的陳述譯成英語及法語的權利。

一五三．Mr. BITSIOS(希臘):我願代表希臘政府感謝安全理事會迅速響應賽普勒斯政府的呼籲，經由即將通過的決議案，促請制止足可擾亂賽普勒斯島上、賽普勒斯四週及賽普勒斯之外的和平的任何冒險性行動。

一五四．我也願重申我已給與理事會的保證，即希臘政府決心全力支持秘書長為實施安全理事會三月四日決議案的努力。依照此項政策，希臘政府已授權我今日午後通知秘書長說，它為多國軍所需費用的捐助將達五十萬美元之數。

一五五．最後，讓我謝謝已宣佈願為多國軍提供部隊或捐助該軍費用的國家。

一五六．主席：理事會現在將投票表決五國決議草案[S/5601]。

以舉手表決。

贊成者：玻利維亞、巴西、中國、捷克斯拉夫、法蘭西、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反對者：無。

棄權者：無。

決議草案一致通過。

一五七．主席：我請賽普勒斯代表發言。

一五八．Mr. ROSSIDES(賽普勒斯):主席先生，我願謝謝你及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今晚對賽普勒斯問題的積極貢獻及一致通過決議草案。我認為這是安全理事會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一五九．我願特別表達賽普勒斯政府及人民向秘書長的感謝，他就與問題有關方面在賽普勒斯作出十分積極工作，並在這方面辛勤地努力。

一六〇．我也願表示賽普勒斯政府及人民對聯合國作為一個和平的組織之信心，並向這個組織保證我們將致力於它的工作。我要再度向秘書長為了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我們的欽佩和敬意。

午後十一時零五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